

给老人治病

□妙苗苗

在公司听到同事议论老人生病了,是否应该掏光家底给治病,我有点感慨。我们俩还没结婚的时候,他的父亲查出癌症晚期,没有治愈希望。当时他家里刚全款买了婚房,这也是我们家要求的,父母说男方必须有全款婚房,我可以嫁。所以当时他家里基本没剩什么钱。他是独子,当时刚工作不久,他母亲又在家一贯不拿主意的,而他父亲说不想治了。我跟他说明,你把婚房卖了吧,给你父亲治病。其实我知道父母坚持要他家买一套婚房,是想看他们的诚意。我对他说:“诚意我们看到了,你现在把婚房卖了筹钱,我们家没有意见。结婚的婚房我家出,没有关系。哪怕没钱了,咱们结婚的所有花销,都

我家出。”他就放心大胆地处理卖房、治病这些事了。前后花了多少钱,我从没有跟他算过,但是他家的家底确实是空了,最后连自己住的房子都卖了,他跟他母亲租了房住。他的父亲最终没有救回来。两年后,我们结婚了,我家出的婚房,他坚持出婚礼的各种花费。婆婆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,至今依然租房住。我们商量着攒钱给婆婆买房子。现在我们快攒够买一处小房子的钱了。我想,以后如果他妈生病,需要我们掏光家底,我也没什么意见。都是做儿女的,将心比心。钱可以再挣,人没了就是真的没了。哪怕没有治愈希望,至少我们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了。



江湖人生各逍遥

□星闪儿

我妈终于要我陪着去宋姨家做客了。宋姨和我妈是小学同学,她中专毕业,分配进了国企做会计。我妈则一直生活在农村,和土坷垃有了一辈子解不开的缘分。小时候,记得宋姨老给我妈写信,我妈信品不好,宋姨写五封,我妈不回一封,以至于后来,宋姨在自家信中嘱咐妹妹,一定要转告我妈,农闲时领着孩子去她家玩。我妈答应着,但从未付诸行动。宋姨退休后,到外省帮儿子大鹏做生意,脱不开身来我家,偶尔有事返乡,才来我家坐坐,每次都来去匆匆。近几年,挣了钱的大鹏返回市里开公司,成了老板。宋姨也清闲下来,每年都来我家一次,带的礼品也越来越贵重。我妈说,那点儿农产品还不上,必须亲自登门还礼,礼品不足,诚意来凑。我和我妈足了一个小时出租车,下午一点到了宋姨家,本想避过午饭,坐一会儿便打道回府。但宋姨已经看透我妈心思,她笑眯眯地说难得来一趟,多玩一会儿,先带我们参观她家的三套房子,再去大鹏的私人会所吃晚饭。我妈被宋姨“绑架”上了车,大鹏拉着我们参观了他另外两处大房子。230平米的学区房,一下买了两套,一套价值好几百万元,看得我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地。我妈悄悄瞥我,满眼的嫌弃。大鹏特意领我参观他家书房,俩老太太在客厅聊家常,我俩坐书堆里喝茶。他家房子位置采光好,坐在书桌旁往外看,正好看到下面的人工湖。晚上吃饭,席间大鹏让我们看去年他领着老妈自驾游的照片,一共转了南方八个省,行程28天,花费十余万元。我嘴上称赞其孝心甚佳,内心自尊却坐不住了,深感自己无能:同样为人子女,经济上捉襟见肘,自己蜗居陋室,没能力让父母住上好一点的房子,也无钱无闲领他们去诗意的远方。我蔫耷着脑袋,默默无语。

燕子衔泥

□魏亚丽

晚上去超市,我看到家居用品在搞促销,觉得新家正好需要,便挑着有用的买了一些。我想起了当年结婚时,白手起家,交了房子首付就没有钱了。我倒是心里笃定从容,有了房就不着急了,生活用品可以发了工资一件件买。是的,真是发一个月工资,买一点,先买最需要的,再买次需要的。这样,一是资金不那么紧张了,偶尔还能碰上促销;二是真正地过上日子了,才更体会到缺什么,避开了在最初心头一热,买上无用的东西;三是这样的“持久战”,把构建新家的幸福感拉得更长一些了。我还想起了当年爸爸妈妈在市郊老家盖房的场景。最初我们家只有北屋正房,而后来的东屋西屋南屋都是爸爸妈妈一点一点盖起来的。犹记得每年从春天到秋天,每天爸爸妈妈下班后,就开始盖房。妈妈当小工搬砖和泥,爸爸当大工垒砖砌墙,然后一间间房子就在他们的手下建了起来。盖完东屋后,爸爸说,应该再盖一间南屋做洗漱间。于是,他和妈妈就在院子南边盖了齐墙高的三间小屋。一间洗衣间,一间洗澡间,一间烧暖气。等盖了南屋后,妈妈说应该再盖两间西屋,一间做客厅,招待客人用,一间做书房,让孩子在里面学习看书。就这样,几年后,我们家的东南西北全都有房子了,有大厨房、书房、客厅、洗澡间……样样不缺。曾经,我也问爸爸妈妈每天这样下了班再盖房子累不累?妈妈说,累什么,看着家一点一点越建越好,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而且,你不觉得,你在屋里学习我们在院子里造房子,这种情景很温馨吗?我笑了,理解了我们的幸福所在。的确,家一点一点地建起来,那种感觉便如细水长流。也因此,在构造新家的时候,我买完家具之后,就不着急了,开始一点点拼装。今天觉得阳台少个花架,于是,就去买个花架;明天觉得厨房少个箅篱,就再去超市买个箅篱;鞋柜那里换鞋不方便,然后又买了一个小墩子……更不要说房贷,虽然是一月一月地还,但每工作完一天,都觉得还贷的压力又轻了一点,和父母一砖一瓦把房子砌起来的感觉,可能也差不多吧。老家大门洞的房梁上,每年春天都有燕子从南方飞回来,在上面筑巢。它们没有搅拌机,没有大卡车,有的就是自己的一张嘴,一趟一趟地衔来春泥,修补了旧巢,又筑就新巢。它们不急不躁,过着自己的生活,其中苦乐,也就只有自己知道了。叫醒熟睡的人□海蛇有些时候吧,有的人睡姿过于张狂,整张床都快全占了。我就会先躺在床上,轻手轻脚给她搭好被子,以确认她是在熟睡中。然后蹬她一脚。一般来说,她会醒。这时,我只装作熟睡就好。哪怕她真怀疑是我踹的,我就假装惊梦,醒来,然后抱着她睡就好。“怎么了?做梦了?梦到啥了?快睡吧,没事的……”为什么呢?因为好几次遇上这种情况,没叫醒她直接去挪她身体,都被她无意识的一巴掌呼得生疼。

致敬“背奶妈妈”

□丁维香

“背奶妈妈”是指那些在哺乳期就要上班,利用工作时间储存母乳,下班把储存的母乳背回家给宝宝当第二天口粮的职业女性。同事周老师休完产假回来上班。生完孩子后的周老师没有像很多产妇那样,在月子里被各种营养补得白白胖胖,反倒是看上去清瘦了许多,可以想象自己带孩子是很辛苦的。上班以后又要承担起繁重的工作,然而又能怎么办呢,对普通女性来说,工作和家庭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。周老师坚持用母乳喂养孩子,可是她家在邻县的小镇上,每天开车上班单程就至少要一个半小时。早出晚归,几乎是两头摸黑,中途不可能回家给孩子喂奶,无奈只得当起了“背奶妈妈”。左手拎起电脑包的同时,右手拎起了背奶包,义无反顾地行走在职场和母爱的道路上。作为妈妈来说,当然是希望孩子能喝到新鲜的奶水,并且能喝饱。这就需要大概每隔三个小时挤一次奶,而且母乳是有存放条件和保质期的,常温下很快就不新鲜了,冷藏情况下,可多保存几个小时。这样问题就来了,通常下课后我们都会在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,准备再上一节课,而周老师要利用课间这短暂的十分钟挤奶。只见她拿着挤奶器团团转,想找一个较为私密的、适合挤奶的地方实在是太难了。尽管卫生间里满满的都是进进出出的学生、卫生条件也让人不放心,可是除了卫生间还真是别无选择。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厕位,赶紧冲进去关上门,着急慌忙地挤完奶。下一个问题又接着来了,办公室里没有冰箱,奶放哪儿呢?周老师又开始在办公楼的走廊上来回转圈儿,总算觅得一处朝北窗子的台沿,想着背阴处温度应该会低点。小心翼翼把奶袋放上去,窗台外沿板太窄了,一阵风来或者是有谁不小心把奶袋碰掉落下去怎么办,那可是宝宝第二天的口粮。下了一节课,赶快跑去看,奶袋安然无恙,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天天这样不是办法,周老师就打算买一台小冰箱放在办公室里,可是按规定办公室是不可以用这类电器的,周老师不想让领导为难,就放弃了。然而母爱是无敌的,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一个想让孩子喝上新鲜乳汁的母亲。周老师想出一个土办法,先在家里的冰箱里制两块冰,放在奶包里带到学校,再把挤出来的奶灌进保鲜袋,置于冰块之间,临时保鲜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宝宝不会饿肚子了,周老师好高兴。周老师和我们笑称自己是“一头行走的奶牛”,每天在家和单位之间奔波,和时间在作战,武器是一颗不畏艰难、不轻言放弃的倔强的心。有人劝她,背奶这么麻烦,孩子喂奶粉也是一样的;或者干脆请病假,等孩子断奶了再上班。周老师自然两样都不肯,她相信母乳是这个世界上给予孩子的最好的营养品,再难也要坚持;而工作是饭碗,是立身之本,也丝毫轻慢不得。每天看着周老师忙得像旋转的风,觉得做一个“背奶妈妈”真的是不容易。“背奶妈妈”是一群真正的勇士,所以当你遇到一位提着背奶包“背奶妈妈”奔走在上下班路上的女性,请向她致敬。